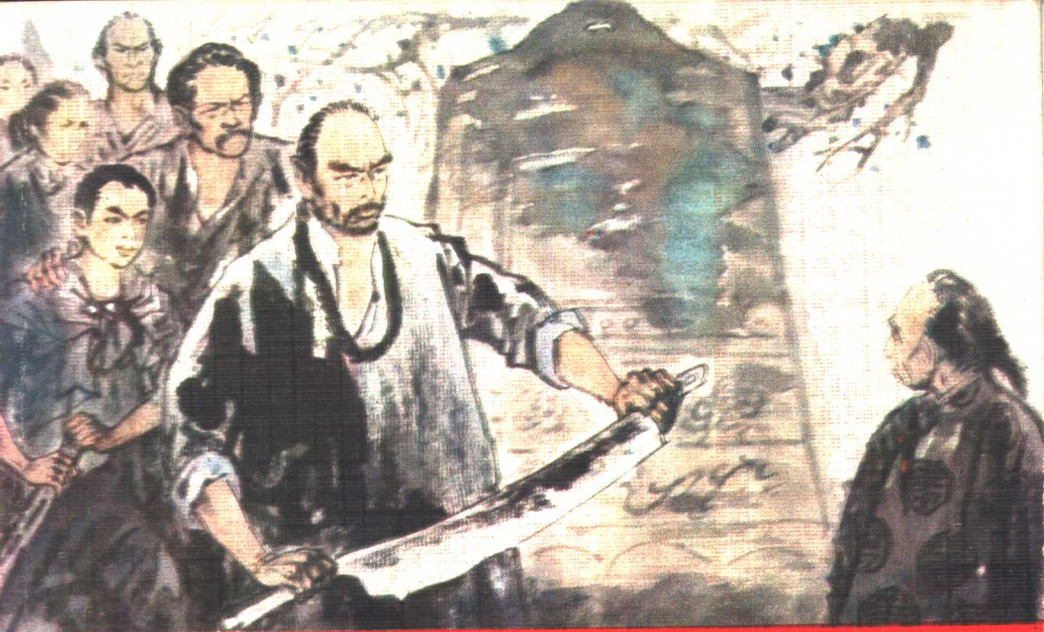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斌文集

二

播火记



梁斌文集 二

播火记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梁 斌 文 集 (二)

梁 斌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7 7/8 插页4 字数401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

书号: 10151·876 定价:(平)4.70元(精)6.25元



一九六〇年病中摄于天津



一九七五年摄于天津



一九八〇年摄于永康里

第二卷

长篇小说

播火记

(《红旗谱》第二部)

1

猛地，从遥远的北方刮过黄色的风暴，夹着大量尘沙，滚滚腾到高空，象才出山的云头，一直滚到头顶上。

正是七月初头，麦收以后，翠绿的田苗一眼望不到边际。高粱没了牛了，玉蜀黍才齐大腿高，一棵棵长得那么茁壮：粉红色的须根，有力地抓住土地；精力充沛地舞着肥厚的叶子，象无数绿色的旗帜，在风前豁啦啦地飘着，象大海中翻滚着绿色的波涛。风声和着树声，鼓噪起来。一簇簇村舍，绕着树林，使你只能看见一只屋角，或是一个屋顶上的烟囱。柳树挡着风，象疯人摇着乱发，风暴夹杂的沙土更加浓厚了，象是悬着纱帐，稍远的地方，使你看不清是树林还是村庄。

一阵连理的轴音从庄稼地里传过来，愈来愈加清脆。一辆蓝布幌子小轿车，从干涸的庄稼道上走出来。赶车人跨在车辕上，车上套着一匹白马。这匹马扎起鬃，撒开四蹄向前跑，看起来四条腿已经走得很快、很吃力了，赶车人还是扬起胳膊，举起拌草杈子打它。每打一次，嘴上不断地吆喝着：“走！快走！……”那匹马，把头一低一扬，一股劲儿向前跑。马是跑得很乏累了，浑身淌着汗水，饿得卡起肚子，躬起腰来。赶车人是个高个子长手脚的人，约摸有五十多岁年纪，高眉峰，长

胡子，长脸颊又黄又瘦，皱起很深的竖纹。他把两条腿攀住车辕，任凭马拉着车子蹶上天去，颠簸得再厉害，也不会把他摔下来。风太大了，黄沙蒙住他的脸，衣褶里也尽是沙土，眼睛用力张开两条窄缝，才能向外看出事物。可是天空都是漫漫黄沙，他只能看出几步路。他顾不得擦去眼上的尘土，打一会子马，又回转头，注目凝神地向车后望，一连望了好几次，见没有什么人赶上来，才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天哪！看样子他们赶不上我们了。”他又皱起鼻子，呼吸着温热的气息。车里坐着一个年轻姑娘，跪起两条腿，向车窗外面眺望，从这个车窗望望，又从那个车窗望望，心情很是急灼。她穿着一件蓝布长衫，显得身材更加修长。白净的脸上，很枯焦，没有血色；鼻梁高起，眼窝深进去，显得眼睛更加圆大了。她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很好睡觉了，眼轮干瘪得成了青褐色，觉得疼痛。她极力镇静自己，不露出惊慌的颜色，看看窗外没有什么动静，才闭上眼睛，无可如何地倒在车角里，想歇一会。可是，风太大，刮得车帘不住地呼呼摆动。呆不一会，又不由得睁开眼睛，扒着车窗向外看着，听赶车人自言自语，她也在车内答了腔：“没有什么人赶上来吗？大伯！”

赶车人回转头，向车后连连望着，说：“姑娘，放心吧！没有人赶上来，要是有人赶上来，你藏在车里不动，等我向前答话，瞅个冷不防儿，照他面门就是一草杈。”这时，姑娘在车里盘腿坐着，两只胳膊抱了头，垂下去静了一会。立夏过后，天气热起来了，她已经在车里闷了半天一夜，没吃饭也没喝水。车里也避不住风沙，她很想露出头来看看广阔的天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可是，风大黄土又多，四面不见人影，只是浑黄的天色，心上实在焦渴。赶车人看她闷倦的样子，说：“姑娘！

你闷得慌吗？我把车帘掀起来，叫你豁亮豁亮。”姑娘摆了一下头，说：“不……”赶车人说：“漫洼野地里，这样大的风，即便有人看见也不要紧，也许认为咱去走亲戚。”

风刮得更大了，出去五步不见人影。村上没有鸡叫，连一声蝉鸣也听不到。姑娘听了这句话，吸了一口长气，说：“亏得遇上你，好心的大伯！不的话，我就要在特务们手里了。”赶车人说：“不，我是好打抱不平的，见不得遇上灾难的人。你们不是为自己的事情，是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嘛！这些事老忠兄弟都对我说过。常说道：为人为到底，送人送到家，咱们既有缘相见，就是我一生的喜庆，说句大话，你这就算脱离虎口了！”姑娘沉吟说：“不，大伯！他们会知道我的家乡住处，会赶上来的……”说着，两只手捂上脸埋下头，如钢刀绞肠刮肚，实在难受。赶车人听到这里，不由得惊诧，说：“嗯？他们会有那么大的神通？”姑娘说：“特务嘛，行营里调查科，专门调查抗日青年的社会关系。平时装得没事人儿似的，单等时机一到，就一网打尽。”赶车人睁圆眼睛，倒抽一口气，咧起胡子嘴说：“嘿呀！好歹毒家伙！我还亲眼看见过，他们不管是十六七岁的男学生，也不管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，都以抗日革命的罪名逮捕起来，砍头下狱。”姑娘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他们坚持不抵抗嘛。咳！我可逃出虎口了，不知道江涛他们怎么着呢！”赶车人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的命运，难以设想啊！要不是我跟老忠和志和有几辈子的交情，怎么能遇到你哩？”

这个姑娘就是严萍，赶车人是万顺老店的掌柜。从两个人的谈话里，可以听出他们沉重的心情。第二师范“七·六”惨案的第二天夜晚，贾老师曾到严萍的家里。严萍正在收拾书报，

作着准备。贾老师给她任务，叫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，就匆匆离开保定了。严萍把书报上有共产主义字样的，印着红旗的，都拿到厨房里烧了。她回来看了“出水”的道路，在夹道里放上个梯子，才回到房屋，拉下蚊帐，想睡一觉，歇息困乏了的身子。仄耳细听时，城郊已经有叫晓的鸡啼。刚把头放在枕上，远远有汽车开过来，悄悄地停在门前。有人开动车门，踏上石阶拍打门环。严萍探起头静听一刻，当她意会到“出了事”的时候，立刻从床上跳起，披上衣服，开门走出来。严知孝从暗影里走出来，拍了一下严萍的肩膀，叫她赶快逃走。她迅速走进夹道，又回转身从墙角探出头去看。严知孝慢步走到门前，问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

是南方口音，拍着门说：“甬管什么人，开门吧！”

严知孝说：“如今治安不静，深更半夜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另一个人粗暴地说：“甬妈的废话，快开门！”说着，抬脚踹门。

严萍一听，南腔北调，嘴里不干不净，跷腿爬上梯子跳过邻家，背后还听得爸爸跟那群特务动交涉。特务们要严知孝交出严萍，叫她到行营去谈话。严知孝说：头天下午，她就离开家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特务们骂他胡说，今天下晚，还见她送客人呢。起初，她还不忍把这场灾难丢给爸爸，听那群特务们吵得不祥，才开了邻家门慌忙走出来。深夜的胡同里，冷冷清清，身上直打寒颤。走到十字路口，觉得无处可去，到目前为止，她还闹不清到哪里去好。暗蓝的天上闪着星群，她趁着星光向城墙走去。她又想到城头陡峭，高不可攀，又折转身向万顺老店走去，想去找朱老忠和严志和。她走到店门口，推了推门，店门紧闭。轻轻敲了两下，立刻有人走出来。这时，

店掌柜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，他正为江涛的事情捏着一把冷汗，听得有人叫门，蹑悄悄地走出来，把门开了个小缝，问：“是谁敲门？”

严萍惶惶地说：“是我，找志和叔叔。”

店掌柜趋眼一看是严萍，告诉她，朱老忠和严志和，为江涛的事情，从今天早晨出去，直到这早晚不见回来。到了这刻，严萍两手搓着胸脯，没有办法。她实在想不出到什么地方去，只得把特务捉人的事情说了。店掌柜一听，慑起两只眼睛问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

严萍眼上挂下一串泪珠说：“是的，大伯！”

店掌柜二话不说，左手把严萍的胳膊一抓，右手把门带上，迈开脚步走出来，嘴上不断说着：“走！姑娘，事不宜迟，快走！快走！”店掌柜走得并不快，只是大步迈着，严萍就觉得流星似的跟不上了。踏着墙根的暗影，一溜烟走出南门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严萍还象是在一个梦境里。想不出，当时是怎样通过白军的岗哨走出城关。

两个人走到南大街一家小店，一进大门，店掌柜就喊：“老三！老三！快起来！”在黑夜里，小店的主人听他喊叫，腾地从炕上爬起来，开了门问：“什么事？大哥！”店掌柜说：“把你的车马借给我使一下。”主人把手一拍，说：“不凑巧，明天我要送客人。”店掌柜喷出唾沫星子，说：“兄弟！明理不用细讲，我有磨扇压住手的事情，借你的车马使一下，你送客人再借别人的。”说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进马棚抓马套车。小店主人急得搓着手说：“大哥！不行，不行，可不行！我已接了定钱。”说着，赶上去抓住笼头夺马。店掌柜一手抓住马笼头，一手把小店主人操开，说：“不管怎么，好兄弟！这是

救人急难的事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有困难你去应付吧……”说着，夺过马套上轿车，对严萍说：“姑娘！快上车！”他看身上还没带什么应手的武器，走到槽头抄起拌草杈子，腾身跃上车辕，大声吆喝：“兄弟！开开梢门，哥哥我要下乡走一趟，回来车资马价一并算给你，要多少哥哥我给你多少。”说着，左手拉起扯掳，右手握紧草杈，照准马屁股捅了两下子，高声喊叫：“开门！车马出去了！”

这四马拉着小轿车，一溜烟跑在黑暗的原野上，把清脆的轴音丢给深沉的夜晚。直到中午，才走过唐河。恐怖还紧紧抓住他们，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

刚刚出城的时候，她还觉得象是老虎爪上的小鸟，被恐怖捉弄着。象一只鸽子，被老鹰追着，你落在地上，它追到地上，你飞到天上，它追到天上……当她想到江涛说的：“我们要回到家乡去，回到滹沱河的两岸去，领导革命的农民暴动起来，挽救祖国的危亡……”又想到：离开城市，我们又到乡村，到乡村里去播种，到乡村里去扎根……她的胸襟就豁亮起来，浑身就有了力量。

到了下午，大风渐渐平息，迷迷蒙蒙落下很多沙粒，积在路上，如同黄色的晨霜。天又阴霾起来，黑云密布。他们为了早一点赶到家乡，好预防未来的事故，又一直走了个通宵。直到天亮，车子才走到九龙口上。严萍隔着车帘看见翠绿的梨林，看见长堤上的白杨，挺直的树干，在朝阳下闪着白光，由不得脸上漾出笑容。赶车人回过头来说：“姑娘！到家了！”说着，把布帘上的黄土抖了一下，掀上车顶去。

严萍从车里探出头，看看平坦的原野，笑了说：“到了家就好了！”车子进村的时候，为了不被人看见，又把车帘放下

来。直到轿车拐进院子，才从车上跳下来。不知怎么，一到了家乡，心情立时感到轻松，恐怖的情绪也松快下来。她走进二门，喊了一声：“奶奶！萍儿回来了！”

奶奶正在屋里闲坐，听得稔熟的声音，颤着腿腕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摘下老花眼镜，笑出来说：“可怜见儿，闺女！可回来了，没把别人想死！忙屋里来，我给你搬行李。”说着，走下台阶去拉严萍的手。当她看见孙女的模样又黄又瘦，下巴颏儿尖尖的，穿着件蓝布长衫，不象往日回家，穿着彩色闪光的衣裳，老人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心里说：“嘿呀！孩子出了什么事？”走到外院，往车上一看，并没有柳条箱子和网篮。根据往日的经验，父女们每每回家，总要带回时兴衣料、什锦饼干、各色点心和喷香的茶叶，没有一次空着手儿回来过。她反复思量：一定是为婚姻事情，父女们闹翻了。说：“闺女！还没吃饭吧？奶奶给你做。”

严萍象没有听见，悄悄走进屋里，见奶奶走进来，陪笑迎上去，说：“奶奶，你身体好！”她看到奶奶确实老了：手上瘦出骨节，脸上长出酱色的瘢痕；原来做下的毛蓝布褂子，穿在身上，显得又肥又大；听话时总是仄起耳朵看你的表情，看你口腔的活动，看半天才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严萍又走出来帮助店掌柜卸下车，喂上牲口。吃完饭，店掌柜就要套车回去。严萍说：“大伯！你看天这么晚了，明天再回去，歇歇马！”店掌柜说：“姑娘！你还不知道，这车马是怎么来的！”严萍听了这句话，怔着眼睛楞了一刻。问：“大伯！这趟车价人家要多少钱？”店掌柜拍拍衣褶里的尘土，仰起头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要是讲价钱，万两黄金我也不来送你。”严萍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，说：“大伯你拿去吧，路上喝壶茶！”店掌柜

接过钞票，用两只手展开，颤得象蝴蝶扇翅，脸上笑来说：

“姑娘！这点钱不太少吗？”严萍一下子怔住，说：“怎么，你嫌少？再给你一点。”她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钞票。店掌柜摇摇头说：“我是不要钱的。”严萍睁圆眼睛楞住，问：“那么叫我怎么办？给你拿点粮食吧！”

店掌柜站在车前，拿起拌草杈，在眼前晃着，笑花了眼睛说：“姑娘！说句实话，我一不要金钱，二不要粮食，单表我老汉一片诚心！请你记住，我是束鹿人，自从我父亲在世，就在保定开下这座小店，如今也有几十年了。希望多少年以后，你们这‘共派儿’兴时了，不要忘记，今年今月的今天，我曾到大严村走过一趟。好，后会有期！”说着，把腰一纵，跃上车辕，照马脊梁擂了一杈子，哦吁了一声，车子飞快地拐出梢门口。

2

严萍送出门外，听着车声走远，心里想：亏得碰上他……眼前还闪着这位老人的音容笑貌。她在门前小塘边站了一刻，太阳从云彩缝里露出半个脸，照着池水清涟；几只白色的鸭子，在水边酣睡；老柳树上的叶子又浓又密，把细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，风一吹动，枝条划得水面上皱起一圈圈波纹。她平时也常想到家乡，今天面对着孩童时代熟悉的村舍、树林，直觉身上服帖。可是因为江涛他们的事情，她心上还是不安，按也按不住心头波动的情绪。

才回到农村，开始乡居生活，一切都感到新鲜。因为回来得仓促，连一本书也没带回来，找出几本江涛给她的旧杂志来

读。《创造》月刊，《太阳》月刊，《拓荒者》什么的。奶奶见她偷偷叹气，认为是少女们通有的心情。笑了笑，走上来说：

“闺女！大人啦，有什么心事，在没人儿的时候，跟奶奶说说。”严萍立时低下头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奶奶！心气不舒。”

奶奶两眼笑得开了花，说：“知道你的心事，奶奶也从年幼时候过来。闺女家，一到了年纪儿，心花开放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地添了没名儿的烦恼。”严萍一听，喷地笑出来，说：“不，奶奶……不是你说的……”

奶奶说：“不是也不要紧，说句笑话，叫你开开心。放心吧，闺女！媒人早就来了好几遍，就是该死的你爹不松嘴，要是他答应一句话，亲戚罗亲戚，庄户一大片，人儿也用不着相看，坐花轿的日子就到了。”奶奶一说，严萍不知不觉，脸上涌起潮红。倒不是害羞，怕奶奶提出婚事，

受到难堪的刺激。奶奶说：“轻轻年岁儿，不缺吃，不缺烧，可有什么愁的，除了是想心上的人儿。”奶奶更加高兴，两只脚颤颤巍巍，一步一步迈过来，伸出两只手，拍着掌说：“看！我一猜就猜着，不说不笑不成笑话，念书念醒了，学得大方点儿，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，窝在心里，年长日久，会积成不痛不痒的病儿。”

奶奶说起话来连行押韵，使你不笑也得笑。严萍说：“不，奶奶！你说得不对，我不是想的那个。”奶奶说：“不是也不要紧，说个笑话。”

在她心上，还在记挂着冯登龙，想着有一天把严萍给冯登龙成亲。严萍说：“不，你说的不对，我还要拿工人的锤头、农夫的锄头，象男子汉大丈夫在世界上做一番事业。”奶奶一听，绷起嘴来说：“呸！哪里话，哪里话，咱是千金小姐嘛！想得出奇！”

乡村生活，与城市不同：表面看起来，没有市声，听不见车马，是那样恬淡、宁静。严萍在保定工作惯了，一个人呆不